



徐超第一部视觉探索小说

一个人的北京

yigerendebeijing

徐超/著



两次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得主
北京电影学院2002级学生
最有可塑性的少年创作天才

东方出版社

一个人的北京

现在是秋天，叶子都落了

地球上所有的爱都已然死去

风也含着善心的泪水在啜泣着

我的心不再期待新的春天 我的泪已流干，心已伤透

人们无情，贪婪与绝望…… 爱已然死去了

徐超 / 著



東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人的北京 / 徐超著. —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4.12

ISBN 7-5060-1923-X

I. —… II. 徐…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51599 号

一个人的北京

作 者: 徐 超

选题策划: 泰瑞华星文化

责任编辑: 李晋西

装帧设计: 红美人工作室·范晓莉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刷装订: 北京平谷大华山印刷厂

出版日期: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6.375

字数: 150 千字

印数: 00,001-50,000 册

书号: ISBN 7-5060-1923-X

定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有奖举报电话: (010)65251359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YIGERENDEBEIJING

现在是秋天

叶子都落了

地球上所有的爱都已然死去

风也含着善心的泪水在啜泣着

我的心不再期待新的春天

我的泪已流干,心已伤透

人们无情,贪婪与绝望……

爱已然死去了

It is autumn and the leaves are falling

All love has died on the earth

The wind is weeping with sorrowful tears

My heart will never hope for a new spring again

My tears and my sorrows are all in vain

People are heartless, greedy and wicked...Love has died

-6

有一件东西,我想我们会经常不小心失落它,发现它丢了的时候,我会很害怕,会回过头来到处找,再度找到的时候我会很欣慰,好好收藏它,可是我不够很细心,还是常常丢,于是我变得很惶恐,那个东西叫“青春”,多想把它融进生命里,永远带着它,永远丢不走。

可以吗,可以吗……

-5

如果世界完美的破灭,那我也要走下去,我知道我万劫不复,那我也要走下去,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值得我留恋,那我也要走下去,如果我明天就要死!那我也要走下去,不管什么,我已经无药可救,那我也要走下去,继续生活的沉沦。

只有你——北京,可以让我停下来,可以让我思考世界上最远的地方在哪里,让我想,如果我成为乞丐或者长了翅膀带你飞之类的幼稚童话,只有你可以让我支离破碎,失去所有的意志。



王自重说，他的理想是和杰克逊见上一面，并且和他同台舞蹈。杰克逊一定会答应的，王自重从初中就有了这样的理想，既而，他成为了杰克逊舞蹈的牺牲品，在练习他的舞蹈之初，曾经三次把脚扭伤，但是他从来都没有放弃过理想。

他的第二个理想是把他的初恋情人辛思思捧成明星。

曹凡说，这个世界有一半是真实的，有一半是虚伪的，我的理想就是当一名合格的录音师，有自己的设备，有自己的工具，可以不靠别人混饭吃，把我的艺术宣传给大家。

其实，那次是他喝醉了以后说的，当时他还唱着“我是一条小青龙，我有许多小秘密”这首歌。

魏小文的理想很简单，小时候是想当一个农民，因为农民可以养狗，养鸡，因为农民不用写作业。这些年，她的理想有所转变，据了解，她现在的理想是赚许许多多的钱，成为财主，让自己的财产足以养活儿子孙子几代人，这样她儿子就可以不用写作业了！

宝宝的理想是永远和我在一起，无论发生什么，只要和我在一起就行了！之后，她放弃了理想，和别人在一起了。

我的理想，我现在没有理想，因为我害怕理想破灭的那一刹那，我的，我们的理想几年后都在亢奋的《国际歌》之中灰飞湮灭，那是我们亲自演奏亲自吟唱的歌曲。

高中毕业后，我在图书大厦签名售书，我一进门看见人老多了，我被埋没于广大读者之中难以被认识我的人辨认，我跟随

人群向图书大厦中走去，既而来到桌子前面，刚想坐下，忽然发现桌子上摆着的不是我的书，是一本叫《床上花落知多少》的书。我掏出手机给书商方敏女士打了一个电话，她在电话里催促：哎呀，哎呀，你看看都几点了，你怎么还不到。

我大声回答她：我是浩然，不是胡敬明，你看看图书大厦到底谁在签书！

方敏有些着急，大声呵斥我：什么锅碗瓢勺的，胡敬明在一层，你在四层！

她话音刚落，就听见大喇叭里传来一个女高音甜美的声音：各位读者朋友，著名少年作家浩然现正在四层咖啡厅签售他的新书《那些青春》，浩然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天才少年，才貌俊秀，就读于中国电影大学，《那些青春》讲述了80年代不为人知的秘密，欢迎大家前来。

我觉得，如果我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天才少年，那历史起码超越现阶段30年。

1

我花了十分钟挤出“床上落花”的追随者组成的人墙，来到四层，老远就听见方敏冲着一群人叫我的名字，她显得极其兴奋。我钻进人群，发现一堆中老年朋友在排队，期间穿插一些年轻的公司小白领，我备感不爽，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差点把椅子坐塌，大手一挥签下我的犬名！

这时候我的鼻子突然流血不止，我捂着鼻子离开了前台，甩开等待我的读者们，直奔洗手间。我仰着头，我只记得那里面很安静，我趴在池子上洗净血迹，一照镜子发现我衣服的前襟已经满是红色。

突然，我看见一个女孩，她手里拿着我的书，瞪大眼睛惊恐地在背后看着我，我这才意识到，我冲进了女厕所。她没有喊

突然，我看见一个女孩，她手里拿着我的书，瞪着大眼睛惊恐地在背后看着我，我这才意识到，我冲进了女厕所。



叫，也没有任何的过激反应，这时候，厕所的门突然响起来，另外两个女人鱼贯而入，她机智地把我拉进一个单间，把门关上，我们两个就挤在那小小的单间里，面对面，快抱在一起了，我连忙去系裤腰带，很尴尬，她把手放在胸前，那双手还拿着我的书，她用手轻轻地使劲，垫着书放在我的胸口，把我轻轻地向后推，以便保持一定的距离。

外面两个女人的对话很清晰，其中一个说：浩然他可真够色的，刚给我签完名，一抬头看见我，就留鼻血了！

另一个说：都是你，害得我没拿到签名。

她看看我，又看看我 T 恤上的血迹，轻轻地笑了一下，我拿起她手上的书，翻过扉页，里面我的大幅头像展现在她面前。我伸手到裤兜里摸出签字笔，地方很小，我们俩脸和脸贴在一起。我问她，你叫什么？她说：宝宝。

我就在书的扉页上写下：全世界只有你和我知道我们的邂逅 浩然

我把书塞到她的手里，闻到她的香味。她轻轻向后靠，靠在淡蓝色的门板上，然后闭上眼睛，她喘息的声音飘进我的耳朵。

这个单间的门突然被打开，两个惊恐的女人看到我们后发

出尖叫。宝宝一转脸，跑开，我想拽住她，可惜没有拽住，她头也不回地冲出厕所的大门。

我和另外两个女人面面相觑，尴尬之余我蹦出一句话：要签名吗？

其中一个迅速把书掏了出来……

2

中国电影大学位于北京学院路东边，是世界最一流的电影学府，它的北边是小月河，小月河的南边有一座山叫后山，电影大学西边是北京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的蓟门烟树，在北京人还没有失去自然审美观的时候，这里曾是电影大学的骄傲。

其实，学院的北面是一条较为干净但是常年发臭的河——小月河，小月河的南边长满了阴森森的树林。一到晚上就布满了热恋男女，一到早晨就成了许多练功老者的人工山——后山。

在这个灰色的城堡里，我度过了4年的青春岁月，每天从睡梦中醒来，看到北京，这个生机盎然的城市，阳光普照，车辆川流不息，像是一种无畏的告白，自然却又露有某种破绽，叫我一眼识破。

所谓青春，是你看到北京的时候有一种希望的感觉，好像走在路上的每一个人都和你有着某种不可告人的关系，有一种想奋斗，又觉得到处都是希望和机遇。如果你有一天醒来，觉得北京一个人也没有，冷冷清清，寒冷的寒流钻进





那姑娘确实不错,叫辛思思,
其他的都不怎么记得。
世界荒唐得很,我这个人很健忘,
举这样一个例子,我有一次到银行存钱,
密码需要输入两遍,
当到输入第二遍的时候
我就把第一遍输入的密码忘了。
由此,我断定辛思思的事情
我和王自重谁都不会记得了,
我反正是真的不记得了,
王自重记不记得我不知道,
他说自己不记得,说是说!
我想他还记得,因为他发过誓,
要捧辛思思做明星,所以来考电影大学,
他只是在我面前装不记得了!



我们两个就挤在那小小的单间里，面对面，快抱在一起了，我连忙去系裤腰带，很尴尬，她把手放在胸前，那只手还拿着我的书，她用手轻轻地使劲，垫着书放在我的胸口，把我轻轻地向后推，以便保持一定的距离。

你的领口，那就是说明，青春已过，只剩下焦急的等待，孤独难以摆脱。

3

在2002年夏天，热浪像潮水一样漫卷而来，黄昏中的夕阳照在后山上，格外祥和，立交桥车水马龙，远处的烟筒冒着白烟，好像一条忙碌的生产线正在生产着人们的快乐。

王自重迅速从书包里拿出来两瓶燕京啤酒，一包中南海香烟，一根香肠和一百块钱。我们俩在后山上找了几块石头，顺便地碰上了几对恋人在KISS。接着，王自重把烟点着了，放在石头上，嘴里念念有词：苍天在上，今天我王自重和浩然结拜为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

他悻悻地把香肠掰成两半，其中一半塞给了我，我们俩叨着香肠，一起朝天朝地磕了三个头，然后彼此开始喝啤酒。再然后王自重把烧了一半的中南海香烟拿起来，自己啜了一口，又把烟递给我，我也抽了一口，最后我们俩一起往地上吐了一口痰，用脚碾了一下，以代表我们符合现代文明城市的市民标准。



懵懂少年,并不知道什么是高尚,还满以为誓言这种东西挺管用,其实那是一种冲动,朋友都还在身边,都还以为明天仍然有机会中500万,然后买车、买房子,忽然牛逼一把。

那个年代,我永生不能忘记,生活也就在周围丝丝炎热的空气中飞快度过,考试和人生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中国电影大学这个代表金钱和欲望(至少那时候我们是这样认为的)的名利场在我们俩的梦想中渐渐由模糊变得清晰,干净。

那年,我顺利通过高考,进入了中国电影大学,王自重没有通过高考,也顺利地交了许多“自愿捐资助学”款进入了中国电影大学,和我一起学编导。

5

王自重在高中的时候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以至于现在我每一个剧本都会有他的名字出现。每次搬出陈年往事,他都要说:其实,你们知道吗,我和浩然这厮是通过一个女孩认识的,我们俩高一的时候同时爱上了一个女孩,那女孩叫什么我忘了,然后那个女孩把我们俩都要了,跑到上海找一个叫刘家俏的男人,听说和浩然这厮一样,是个文人,我现在就恨文人。

每次他都要把我捎带上,意思是他恨刘家俏,也恨我和他抢女人,把女人往文学这种邪路上带!而他唠唠叨叨把八十年代有几分姿色的小作家们一一数落一遍后,我都要安慰他说:王老师,喝水喝水!

那姑娘确实不错,叫辛思思,其他的都不怎么记得。世界荒唐得很,我这个人很健忘,举这样一个例子,我有一次到银行存钱,密码需要输入两遍,当到输入第二遍的时候我就把第一遍输入的密码忘了。由此,我断定辛思思的事情我和王自重谁都不会记得了,我反正是真的不记得了,王自重记不记得我不知道,他

我仰着头，我只记得那里很安静，我趴在池子上洗净血迹，一照镜子发现我衣服的前襟已经满是红色。



说自己不记得，说是说！我想他还记得，因为他发过誓，要捧辛思做明星，所以来考电影大学，他只是在我面前装不记得了！

6

在我的生活中，似乎老是可以看见宝宝的身影。有一次在一个手机推销展示会上，我看见她和其他一群姑娘跳舞来着，她穿着银灰色的有时代和魔幻宇宙气息的超短裙，在台上舞动。我伸头问旁边的工作人员，那些姑娘都是哪里的？他们也都摇摇头。

演出完毕，我踱步来到后台，看见一帮人在忙活着，她站在一个大音箱的后面卸妆，她从随身携带的包里拿出一面小镜子，很细心地把假睫毛揭下来，装进去，转身奔向停在路边的一辆大巴，我放眼望去，大巴中有许多像小麻雀一样的女孩，叽叽喳喳的，其中有一个使劲叫她的名字，好像是叫她快点上车，否则车就要开了，她跑上车和汽车一溜烟地走了。

我来到音箱的后面，忽然发现一只润唇膏，苹果味道的什果冰，是她遗留在这里的。我闻了一下那味道，好像她的嘴唇一样。



北大,人大,北师大中文系都藏着校花,我们本以为我们系也应该是这样,但是当我们走进我们班的那一刻,我和王自重都目瞪口呆,他目光呆滞自言自语地说:我的天哪,看来全世界的牛都死光了!

我也大失所望,说:我要退学,我要退学!

开学后不久,我们就发现了一件更令我们失望的事情,就是这所学校的食堂,它叫呱呱食街,平常我们都管它叫“口瓜口瓜食街”,这里的饭菜像我们班的女生一样,成为我和王自重电影大学四年当中不可磨灭的伤痛。

后来,我们教育师弟师妹:那叫什么饭呀,别逗了,整个一饲料!搁在碗里那叫饭,搁在桶里那就叫泔水。

幸好学校后面有一个黄亭子小区,里面住着许多电影大学的老师,包括一个人面兽心的剧作教授,两条拉不拉多犬和一些经常出没的北漂美女。小区里面还有一个极小极破极烂的小餐馆,这些人,动物和半人半动物的厮们经常出没于此,因此,酒菜便宜。于是这个地方成为了我和王自重的乐土。

进学校不久,我们便听说了关于这所学校的许多传说。北京四大阴宅,中央戏剧学院,徐悲鸿纪念馆,琉璃厂,故宫,这四个地方里面虽然不包括我们学校,但是你如果一进我们学校就首先会感到很阴冷。宿舍楼是8层的建筑,本来是有电梯的,但是,从2000年之后就没有人再用过,据说似乎是因为99届有一个女生在电梯里面被摔死了!之后,有许多人乘坐电梯的时候都会在镜子里面发现一张破碎的脸,电梯闹了鬼,之后学校就把电梯停了。



电影大学的女生分三个层次,第一梯队是表演系的,此梯队成为社会上大款争相抢夺的对象,平常在学校里面根本看不见她们的身影,她们经常出没北京各大饭店,到期末考试的时候才都回到学校,因此中国演艺事业里美女不多,因为她们还没有毕业就都放弃了追求艺术的理想跑到大款的怀抱里。

中国电影大学的特色可以用一句顺口溜来概括：歪门，斜道，二百五。电影大学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电影大学，可是它的面积是北京市所有大学中最小的之一，可是中国电影大学的大门是这些学校中最大的，连北大都没办法比，更有意思的是这个门是歪的，所以，叫歪门！斜道是指，在中国电影大学东边有一条连接学院和家属区的道路，每天许多老师要从这里走回家吃饭睡觉和妻子打架，这条道路是倾斜的，所以叫斜道。而二百五是说，中国电影大学地方不大，却有一个大操场，大操场的跑道并不标准，长度恰好是 250 米！

10

而对于电影大学食堂能给我们的灵感与梦想，我实在不敢小看。

那天我和王自重两个人在“口瓜口瓜”吃饭，王自重正呈旁若无人状吸溜吸溜吃着四川凉面，该人脸上的青春痘因为辣椒而个性欲勃发，在夕阳的照射下他面呈番茄色，动作龌龊猥亵，活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外地民工。

突然，我们决定了一个伟大的计划，这个计划就是决心拍摄我们自己的电影，这个宏伟的计划花掉我们那个晚上所有的时间来商量，我们谁也不觉得困乏，看来是王自重吃的那辣椒发挥的作用！

路灯昏黄无际，纵向延伸到学院路的两头，学院路。两边堆砌着梦想的象牙塔斑斓模糊，但是，塔上的光亮的钻石却依稀可见。

我们在中国电影大学门口的小山上面畅谈了一个晚上，期间，王自重暂时放弃了和杰克逊同台共舞的理想，他说要是这电影拍成了，我们出名了杰克逊自然就会来找我的。没想到他这么老大爷们儿也这么天真。

我们那天晚上谈了许多的拍摄手法,谈了《罗生门》,《罗拉快跑》,谈了最感动他的一部影片《勇敢的心》,谈了我们共同的偶像,法国影星苏菲·玛索,在谈到苏菲的时候,他还讲了一个关于苏菲夜用卫生巾的小笑话,我们仰天长“笑”!

那个晚上,蓟门桥一带阴云密布,凉风瑟瑟!

但是我们睡觉的时候却使我们两个的理想破灭。是这样的,我们各自洗漱以后,他突然跳下上铺,对着我问:“谁给我们投资拍呀?”

对呀!谁给我们钱呢!

11

上大一的时候相当怀旧,那时候正流行港台孙XX,萧XX,学校里的一堆牛人分别学唱,到KTV后点唱这一干人的歌曲的人层出不穷,占据KTV消费时间,之后我班女生互相称赞对方像孙XX,萧XX,看来进了学院以后大家的审美观都有抽象的倾向。所以我用我第一个月的生活费买了一部录音机,天天在宿舍里听齐秦、周华健的歌曲。

王自重睡在我的上铺,该人在每次音乐响起的时候会迅速从上铺跳下来,开始跳杰克逊的舞蹈。这个人很厉害,能把齐秦《无情的雨无情的你》这样慢节奏的歌曲用杰克逊的舞蹈表现得淋漓尽致,实属不易,而且屡试不爽!

高中的时候,我们确实有个摇滚乐队,王自重和我都是其成员。这个乐队最开始起名字叫“轰炸学校”乐队,最后改名字叫“人民公仆”乐队。有一年的元旦文艺汇演上,为了能够顺利地通过学校的节目检查,我们演唱《国际歌》,所以,我们改名字叫“人民公仆”乐队。

那帮审查老师偶然发现,世界上除了咿咿呀呀的民族舞蹈,原来摇滚这东西也满爱国的。于是我们在那次文艺汇演上大

